



最后一个 磨盘州人

◎ 朱晔 著

磨尽一江春水，磨不出柴米油盐；
磨走春夏秋冬，磨不到东来紫气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最后一个 磨盘州人

◎ 朱晔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磨盘州人 / 朱晔著. — 北京 :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70-3651-7

I. ①最…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9684号

书 作 出 版 发 行	名 者 行	最后一个磨盘州人 朱晔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8367658 (发行部)
经 售	售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 (010) 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印 规 版 印 定	版 刷 格 次 数 价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170mm×240mm 16开本 29.25印张 541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0001—3000册 58.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个人耕耘历史， 一群
人谱写史诗。 谨以此书献给
已故的父亲母亲。

——古磨盘州人

目录

上部/1

第一章	漂浮人生	3
第二章	百年烟云	12
第三章	勇者无畏	28
第四章	乡村宪章	41
第五章	流年岁月	56
第六章	好事多磨	80
第七章	天地悠悠	110
第八章	恨水东流	128
第九章	潮起潮落	150

中部/171

第十章	改天换地	173
第十一章	无妄之灾	192
第十二章	战天斗地	208
第十三章	地老天荒	227
第十四章	左顾右盼	242
第十五章	其乐无穷	272

第十六章	春风化雨·····	291
第十七章	小荷尖尖·····	309
第十八章	江湖路遥·····	326
第十九章	无极太极·····	343
第二十章	天空海阔·····	361
第二十一章	铿锵征程·····	376
第二十二章	厚积薄发·····	395
第二十三章	家园守望·····	410
第二十四章	格物致知·····	426
第二十五章	归去来兮·····	441

最后一个 磨盘州人

上部





第一章

漂浮人生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来，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在马当矶形成了一个旋流，湍急的江水经过回旋释放出裹挟的泥沙。经千万年的淤积，泥沙逐渐堆砌成了一个白沙洲，白沙洲上长满了芦苇。在秋日长天里，枯黄色的芦苇秆顶着白色的芦花，挺立在蔚蓝的天空下。

近处的江水倒映着对岸的青山，江面上不时有帆船迎风顺江而下，间或有收起桅杆的小船在人力的牵引下沿着江岸逆流而上。夜幕降临之前，过往的小船开始在江边寻找合适的夜泊地点。

船停泊在岸边，年轻男人先是在船尾扔下一个四角的重锚，接着从船头拿下一个羊角形的铁锚，远远地钉在江边的岸上，随后老艄公、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陆续下船。

将船安定之后，年轻男人拿出一把铁锹，在江边的戈壁滩上找一块平整的地方。他先用铁锹夯实戈壁滩的湿土，随后用小铲子将下面掏空成圆圆的灶膛形状，接着在上面平整的地方掏出一个圆形的洞，一个临时的灶台就完成了。老艄公已经抱过一捆略干的芦苇秆，女人拿出锅及已经清洗过的菜来到灶台前。不一会儿，炊烟就从这个新搭的灶膛里随着喷出的火苗成股地冒出来，烟雾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在晚风的轻拂下向四周散开，伴随着炊烟，饭菜的香味也四处弥漫开来。

女人在灶台前忙活的时候，年轻男人坐在灶膛前不断往里塞折断的芦苇秆。老艄公坐在小马扎上吸着旱烟，眼睛看着江面，他的眼神有点迷离，像是在思考问题，又像是在盯着江水中捞鱼虾的孩子。

大男孩光着黝黑的身上，穿着黑色棉布缝制的短裤，在江水里用自制的布网捞鱼虾，退水的季节，长江里面虾特别多。捞虾的布网制作方法也简单，废旧的口罩布缝成网底，两根竹竿成十字交叉型弯曲，竹竿的头部绑在网布的一角上，网就做成了。布网在下水之前，男孩在网布的中间抹一点面酱，为了让

鱼虾能远远地闻到面酱的香味，面酱饵料是用香油拌过的。

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男孩从水中拎起布网，在布网底部的饵料周围，几十只米虾惊吓得蹦蹦跳跳，孩子用自制的漏勺在网底来回舀动两次，米虾全部进入了他的漏勺中，网底已经没有了米虾，孩子将布网放回到原处。

为了防止惊动水中的鱼虾，大男孩的妹妹站在他的下游洗衣服。她将裤脚挽到膝盖的高度，弯腰站在江水中将衣服摊在水面上用力摆动，并在水中搓揉，随后抓住衣服的领子将衣服拧干，这一系列的动作要来回三到五次。每洗完一件，她就将衣服晾晒在船尾的缆绳上。

在姐姐旁边，小男孩光着屁股趴在江边的水中。他用手趴着江岸，用脚在江水中轮流敲打着水面，很多长江边长大的孩子都是这样学会游泳的。小男孩溅起的江水不时地打到姐姐的身上。姐姐腾出一只手，舀一把江水洒向弟弟。弟弟看见姐姐跟自己“互动”，于是在水边玩得更欢。

大男孩捞出寄养在水桶中的米虾，米虾已经有一碗的量了，他将桶中的水倒进竹篾制成的箩里，拿着竹箩在江水中漂洗，他挑出不宜食用的小鱼和杂物后，将这些米虾送给烧火的母亲，母亲准备用尖椒来炒这些新捞上来的米虾，对于水上人家来说，鱼虾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江面上漂着人！”刚放下渔网的大男孩突然高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动作瞬间都像断电一样凝固了，只剩下眼睛随着男孩的手指方向转动，他们看见江面上确实漂了一个人，衣服在水中涨起，人随着江水浮动，大约有200米的距离，一时难以看出水面上漂着的是人还是尸体。江里行船的人有行规，江面上只要见到人，行船的人就一定要过去施救，如果被救的人还有一口气，施救者就要付出万分努力救活他，如果捞到的是一具尸体，施救者将它拖上岸并就地掩埋。

老艄公二话没说，喊着正在烧火的儿子一起，两个人奋力向江中游去，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就到达了那个漂浮的人跟前。他们在那一瞬间也判断不清面前漂浮的是人还是尸体。

按照江上救人的方法，儿子一把搂住这个人的脖颈，拖着这个人往岸边游，老人跟在后面观察这个人的动静。到达岸边，儿子拖着这个人上了岸，儿媳拿来他们做饭的铁锅倒扣在沙滩上，父子二人抬着这个人让他趴在锅上，他的腹部顶着锅底，这是他们常用的紧急救治溺水者的措施。

此时，他们才看了一眼他们施救的人，这个人长得实在是其貌不扬，身高不到1.6米，头上生了癞痢，脸上布满麻子，身上穿着黑色的长衣长裤，全身打满补丁，黑色的衣服由于常年穿着，布料已经呈现土灰色。从他脚上的印记看出，他在落水之前应该是穿草鞋的，草鞋在水中游弋的时候脱落掉了。

水从这个人的嘴里往外流，先是清水，慢慢地清水中带了一些痰状物，再后来，流出来的都是痰，他的肚子越来越瘪。又过了一袋烟的功夫，这个人竟然放了一个屁。

老艄公笑了。他知道，放屁说明这个人已经被他们从鬼门关前拉回来了。儿子砍了一捆芦苇铺在地上，父子俩将这个人再抬到芦苇上，让他平平地躺着，大男孩在他边上点了一堆篝火。

月亮挂到中天的时候，这个人醒了，他用手撑着芦苇翻身滚到地上，立即对老艄公父子磕了三个头。老艄公连忙过来扶着他，让他再躺回芦苇上。借着月光，老艄公看见这个人已经泪流满面。

他说他的名字叫亓伢子，他还没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父亲帮东家在雨天抢收稻子的时候，被雷劈死在田里，当时他快出生了，父亲的遗体母亲没有看到，东家给了两担稻子作为补偿，就让人草草地将父亲下葬了。事后听乡亲们说，父亲被雷劈成一块黑炭，全身乌黑，身体抽搐成一张弯弓。

按照当地风俗，人死装进棺材后，棺材要在地面厝柩三年再择日埋进土里，这个风俗一直流传了几百年。能享受这种待遇的都是寿终正寝或者年过六旬的老人。他父亲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因为他父亲是“凶死”的，“凶死”的人必须草草下葬。他父亲不仅是“凶死”且是被雷劈的，村里人认为他父亲的死是“凶上加凶”，绝对不能在祖坟山选择福地，只能埋在乱坟岗。其实就算能享受风光大葬，他父亲也享受不起，因为他们家买不起棺材。

父亲的死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伤亲之痛，没几天，就有流言在村里传开了，母亲听到有人在她背后说，父亲被妖怪附体，不然雷公是不会劈死好人的。这个流言犹如一根毒针刺得母亲的心在滴血。

在他出生那天，母亲终于解脱了。看到自己生下的是一个男孩，母亲脸上出现了短暂得难以察觉的笑容后，表情随即被大出血带来的痛苦所扭曲。母亲没有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一丝记忆就永远地走了。

若干年后，他听一个教书先生说，眼睛看到过的东西其实都记忆在脑子里，可惜我们不知道它藏在脑子里的什么地方。后来，他一遇到累脑子的事，一般都不愿意深想。他担心一想问题就会破坏母亲在脑子里面的记忆，仿佛账本上的账一样，要是页码乱了，账也就乱了。

他被外婆带回了家，外婆用东家赔偿的稻子舂成了米，用米熬成米汤一口口地喂他。几个月后，稻田里面的水退了，有人说看见他父亲被雷劈死的地

方，泥地里有一个女人的影子，他父亲是冤死的，雷公在劈妖精的时候，误杀了他父亲。

在米快吃完的时候，外婆由于过度思念宝贝女儿，也随着女儿走了。他很快又“出名”了，村里人说他的命太硬，谁对他好，他就会克死谁。他舅舅好几次想将他送人，最后都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响亮”了，方圆上百里都知道这个村子里有这么一个小孩，好像跟妖精有什么关系。

为了防止被克死，舅舅一家几乎没有人敢亲近他，童年时候的他跟鸡猪一起待的时间远远多于跟舅舅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在五岁之前，他都没有跟自己的表弟说过一句话，因为舅妈不让他俩碰面。直到五岁那年，他的表弟被同村的孩子欺负，正好被他撞上了，他狠狠地揍了那个欺负表弟的孩子一顿。

舅舅知道后很欣慰，他被另眼相看了，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要起床捡猪粪，上午和下午要打两筐猪草，晚上还是跟猪睡在一起，跟以前不同的是，他可以正常地跟家里人吃饭了，尽管吃的是舅舅家人剩下的。

在七岁那年，村里流行麻疹，表弟得病后很快就将麻疹传给了他，舅妈用陈年的萝卜叶熬水给表弟喝，表弟喝剩下的汤渣，舅妈在刷罐之前将这些给了他。据村里人说，得了这种病是不能出门的，生病期间一旦被风吹着，后果会非常严重。他每天例行要做两件事，早晚出门去捡猪粪，白天要去野外打猪草。那时候，一头猪的命比他的命值钱多了。

一天，他照常出门捡猪粪，拖着发烧的病体，在筐里的猪粪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脸上因过度发烧而奇痒难忍。在捡猪粪的间歇他用手挠，这时，他才知道脸颊上长了很多小泡泡，挠一阵子就舒服一点，挠破的水泡中的水流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长出了小泡泡。

某天晚上，他捡完猪粪回家，就一头栽倒在他的窝里，随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朦朦胧胧中听到，村里的老人在指责舅舅一家人，随后舅妈骂骂咧咧地给他熬制了一些土方制成的药，好像是舅舅用手捏着他的双颊，舅妈往他嘴里灌了一些东西，他当时能做的，就是用剩余的一点气力，用手指在脸上和头上挠着。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感觉脸上紧绷绷的，像蒙了一层面具，头上感觉异常的凉快，头皮上像抹了万金油似的，一阵阵地有凉风掠过。他出门看到许久不见的邻居，没有人跟他说话，他隐隐地感觉大家看他的眼神中透着一股凄凉。

他利用等猪溜达排便的间隙，来到水边看了一下自己的倒影，水中立刻呈现了一个猴子形状的人脸，跟猴子不同的是，这张脸上布满了麻子，脑袋顶上稀稀松松的几根头发下都是疤痕。看到水中的影子，他恨不得一头钻进水里再

也不想爬起来，他看到水在流动，带着大地跟着水在移动，他感到强烈的昏眩。他没有钻进水里，那是因为他听说，母亲走之前，看了他一眼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当他将满满一筐猪粪倒进粪窖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身体虚弱加上破相的双重打击瞬间加在一个没有爹娘的孩子身上，他实在难以承受这份超出生命的重量，他感觉自己身子飘了起来。好像浮在水面上，又好像飘在天空中，眼睛周围出现了一簇簇星星，他看到周围有很多人，他们飘到身边，又很快飘走，有一个中年妇女，面带笑容地来到他的面前，他心里有着十二分自信，这个人是妈妈，尽管他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模样。在他的印象里，不是妈妈的女人不会这样慈爱地看着他。

他冲着妈妈喊，可是他一点也听不到自己喊叫的声音，无论自己将嘴张得多大，他就是喊不出一声，妈妈移动到自己的面前又转身走了。他号啕大哭，并深深自责，因为自己喊不出妈妈，惹妈妈生气离开了。

他往前伸出手，在空中抓了一把，可惜他还是迟了，他没有抓住妈妈的胳膊，甚至连妈妈的衣角都没有抓住。他的手里好像还抓着了一些东西，他看不见，他也不想看见，他用力地攥着手指，他要将对母亲的思念紧紧地抓在手里。他不敢松开手指，如果此刻他抓不住，他就会永远失去对母亲的记忆。

二

“伢子，你醒醒，伢子，你醒醒啊！”他听见有人在叫他，他好像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名字。确实有人在叫他，他感受到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抓着他的胳膊在摇晃着。

他不想睁开眼睛，他累得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他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死其实不是可怕的事，死人都会去阴曹地府，他的爸爸妈妈也在阴曹地府。听说人死之后，原本一家人都不能相认，大家都会争着去投下一次胎。他不知道被雷劈死的爸爸，在阴曹地府里是生前的样子，还是保持劈死时焦黑的样子？他想看看难产死了的母亲，现在脸上是否还挂着一丝欣慰的笑容。

突然，他改变主意了，他不想去看爸爸妈妈，因为就算见到他们，他也不认识。再者说，母亲欣慰的笑容激励他必须好好地活下去。他还没有成人，要是这样就去见母亲，母亲会不会骂他不孝？

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舅舅、舅妈、族长及村里的一些长辈，看见他醒来，围着他的人都长叹了一口气。舅妈端过来一碗粥，坐在他边上，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他吃粥。他好像又看到了姥姥，姥姥当年就是这样喂粥给他喝的。

喝了几口粥，他对着舅妈摇了摇头。舅妈用衣袖轻轻地蹭了一下他的嘴角，并对他说，回头饿的时候再来喂他，没有吃完的粥，她会倒进煨在灶膛里的马罐里。

看着他吃完粥，围着他的人都散开了。他们没有走远。他听到族长小声地训斥舅舅，大意是说舅舅要不善待他将来要受报应之类的话。族长就是会说话，在训斥完舅舅之后，族长接着说：

“你老姐姐就留下这个种，这孩子真可怜，既然你姐姐将他交给我们周家了，我们周家人一定要保住这棵苗，不然，将来会被别族的人看不起。”

舅舅和舅妈没有吭声，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在认真地听族长训话：“你们家孩子多，现在年头也不好，多养一个孩子确实也不容易。这样吧，孩子在你们家住，每年族里给你们家两担稻子，一直给到他能下地干活。你们要将他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他感觉到，舅舅舅妈不住地点头。从此，他正式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至少在劳作方面，他时时处处都将这个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转眼之间，十年就过去了。日子就这样不好不坏地过着。这些年，除了力气，他好像没有丝毫的变化。在他这个年纪，村里条件稍好一些的人家的孩子，父母都开始为他们张罗亲事。他的外貌加上不到1.6米的个头，尤其让他感到羞耻的身世，他连做梦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将来会娶妻生子。

就在同龄人忙着相亲的时候，他整天在地里抗旱。自前年秋天以来，天上就没有掉下过一滴水，以前堂前屋后蓄满水的池塘，现在都干得只剩下烂泥底，黑色的烂泥因为过度失水，已经干裂成两寸宽的大口子，从裂缝往里看，每条裂缝都深有两尺许。为了取水，村里人从池塘的最低洼处往下挖坑，大约要挖出一米多深，地下才能渗出一些水来。就这些水，仅仅够日常的人畜用度。浇地用水要走到两里外的河里挑。

他每天的任务是从河里挑水到地里，挑到地里后，表弟表妹们用水瓢舀水，往棉花和玉米的根部浇。以此来让棉花和玉米度过最困难的时期。结果，棉花因为缺水生不出棉桃，玉米因为缺水而不能长穗。以往年景，冬天可以吃玉米糊糊，去年绝收，很多人家将玉米秆中间的芯磨碎就着山上摘采的野菜当主食吃。冬天的时候，隔壁村子有老人饿死。

这样的鬼天气真的会死人。至入冬以来，天跟漏了一样，一场暴雨下了三天三夜，天阴了两天后，接着又是一场暴雪，雪下了有一尺多厚。茅草屋房檐垂下的冰溜子有一米多长，为了防止过于沉重的冰溜子拉倒茅草屋，很多人家不时地拿出木棍敲打冰溜子。

开春之后，农民抱着“瑞雪兆丰年”的美好愿望憧憬新的年头。他们再次失望了，看不到晴天，房外池塘和沟河里都是水漫金山，在阴历六月十五，长

江破圩了。洪水冲走了一切，舅舅在洪水中失去一对儿女，破圩时，儿子站在公路上，洪水瞬间冲垮了公路，没有人看清发生什么，舅舅的儿子就不见了。舅舅的女儿在洪水中捞水中漂浮的东西，由于洪水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女儿当天就感染了严重的皮肤病，由于高温闷热且没有必要的药物，发烧三天三夜后，舅舅的女儿因全身感染化脓而死。

一对儿女的离世对舅舅一家打击很大，有一段时间，舅妈像疯子一样，整天坐在水边盯着水中看，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舅舅很快就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因为余下的一大家子人还需要他安顿。

在水退之后，舅舅带着一家人去山上砍草伐树，重新盖了一间茅屋，政府给予的救济粮非常少，以至于一家人不得不每天上山挖野菜。秋天的时候，舅舅开始为生计发愁，村里有很多人开始逃荒。元伢子跟着舅舅及大表弟去了上江的一些地方，由于周边都遭灾，别说找到生计，他们随身携带的干粮也快吃完了。

前天晚上，他们搭载了一艘继续上行的货船。船上逃荒的人太多，他们在船尾找到一个落脚点，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他感觉后背被人推了一把，那时候正是睡得最沉的时候，他还没喊出声就已经掉到冰冷的江水中。呛水之后，他象征性地喊了几声救命，他看见船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反应，他知道了原委。那次在水边没有钻进水里，元伢子就下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也许是江水太凉的缘故，他心里非常清醒，江水流速较快，在长江中间要想奋力游到岸边，那是非常耗体力的事，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他不想拿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去赌博。他保持身体平衡漂在水面上，用仅存的力气保持身体不下沉，他相信一定会遇到人救他。漂在水上的时候，他一篇篇地回顾自己成长的经历，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平常到几乎没有了记忆。他觉得除了爸爸妈妈，世界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可惜，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爸爸妈妈。

他的脑子如漩涡一样，努力地想着该想起来的事，要不然这样躺在水面上实在是太无聊了。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无聊，无聊的感觉也非常好，因为无聊意味着不用做事，不做事就不用看到逼着自己做事的人，心里非常平静。现在的感觉很好，没有人知道自己现在干什么，没有人会在意自己的死活，更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不幸掉泪，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多余到这十几年来，给别人带来的没有快乐，只有麻烦。

一不小心，他呛了一口水，接着他感觉有一股非常强的力量要将他的身体扭曲，并将他往江水深处拖，他知道大事不好，自己漂到漩涡里面了。长江里

面的漩涡非常多，大的漩涡能将整艘船给吸到江底下。刚才他还想着自己不怕死，顿时，心里萌发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他用力地蹬着手脚，争取尽快摆脱漩涡的吸引力，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越是挣脱，最后被漩涡越旋越快，他快要筋疲力尽了。潜意识里突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放弃吧。”他真的放弃了，他累得只能随波逐流。

三

老艄公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听着亓伢子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亓伢子天生就不是讲故事的料，这么复杂的经历，他讲起来一点没有波澜壮阔的旋律和抑扬顿挫的调子，很平淡且很平常。他讲的好像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

先前点着的篝火已经化成一堆灰烬，黑暗中只能看见老艄公烟杆前头的火星忽亮忽灭，伴随着烟火的明灭，能听到老人吞吸旱烟的声音，及伴随着吞吸的“嗤嗤”声。

在启明星的映衬下，晨曦在东方天空呈现一抹粉红色，天上的星星都下山了，亓伢子的故事讲完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再说一句话，大家好像也不想说话。老人的儿媳妇揉着眼睛从船舱里面走了出来，跟着她一起下船的还有她的儿女，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女人从柜子里拿出了挂面箩，掀开上面的老布，还有大半箩挂面。她的女儿从船舱下面的鱼篓中捞出一条胖头鱼，因为爷爷吩咐过了，早晨要吃鱼煮面。两个儿子拿着水桶和拖把，大儿子用水桶从长江里面吊水上来，小儿子开始擦船舷。据说晚上的露水对船板腐蚀性非常强，撑船的人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要将船舷擦拭一遍。

当两个男孩将船舷擦拭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的鱼煮面也已经做好了，掀起锅盖，随着一股水蒸气从锅里升起，空气中弥漫了一股鲜香味道。女孩从船上搬过来一张折叠桌子，并随手将桌子展开摆放在爷爷和亓伢子中间，母亲给爷爷、亓伢子和父亲各端来一碗面放在桌上。

“吃碗面补补身体吧，这年月，实在没有可以招待你的好东西了。”爷爷招呼亓伢子吃面。亓伢子的肚子自从排出脏水之后早已饿得前胸贴了后背，看见这么鲜美的面条端到面前，他的眼睛仿佛如馋猫见到了鱼腥，一碗面很快就下肚了，亓伢子都没有品尝出鱼的鲜味。这碗面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面。女人连忙又给亓伢子盛了满满的一海碗面。

在吃面的间隙，爷爷问亓伢子今后有什么打算，亓伢子只能遗憾地摇了摇